

中学语文名篇

十七年分析文章汇编

现代作品

下册

成都市东城区教师进修学校

中学语文名篇
十七年分析文章汇编

现代作品
(下)

成都市东城区教师进修学校
语文教研组

目 录

一、狂人日记

- 《狂人日记》 冯雪峰 (1)

二、阿Q正传

- 关于阿Q正传的典型性问题 朱洪国等 (7)

三、故 乡

谈《故乡》里的几个问题

- 答一位教师 李霁野 (17)

- 《故乡》的结构 马南华 (21)

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纯朴的诗

- 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王西彦 (28)

百花园和三味书屋

- 从生活说到作品 蒋 鸣 (36)

五、社 戏

- 试析《社戏》 宋成志 (42)

- 《社戏》 严家炎 (48)

六、藤野先生

- 从《藤野先生》谈作者当时的思想情况……魏金枝 (55)
鲁迅的《藤野先生》 吴敏之 (61)

七、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教学体会 陈尧白 (68)

八、记念刘和珍君

严正的抗议，沉痛的悼念

- 读《纪念刘和珍君》 刘元树 (74)
《纪念刘和珍君》的感情和气势 戴异予 (83)
怎样教《记念刘和珍君》 芮和师 (90)

九、天上的街市

- 读《天上的街》 王明堂 (98)
一堂诗
——听《天上的街市》以后 李贻定 (102)
附《天上的街市》 (111)

十、林家铺子

- 谈《林家铺子市》 艾 扬 (112)
《林家铺子》的主题思想、结构和人物 姚 江 (119)
人物分析——以《林家铺子》为例
——一次课堂讨论的总结—— 钱谷融 (128)

十一、当铺前

- 茅盾的《当铺前》 吉 蒂 (139)

十二、春蚕

- 《春蚕》分析 何家槐 (147)
谈茅盾的《春蚕》 史 明 (160)
《春蚕》中几个人物 方 白 (169)

十三、母亲的回忆

勤劳伟大的母亲

- 读《母亲的回忆》 汉 兹 (175)

十四、老山界

- 谈谈《老山界》 吉 蒂 (181)
就《老山界》的教学谈思想教育
和语言教育的结合 全 中 (187)
《老山界》的教学参考资料 原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学文学编辑室 (193)

十五、多收了三五斗

- 谈《多收了三五斗》 刘衍文 (197)
《多收了三五斗》教学参考资料 原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学文学编辑室 (205)

十六、回延安

充满生命力的歌声

- 读《回延安》 陈 思 (211)
略谈《回延安》 徐喜龄 (218)

十七、王贵与李香香

- 谈《王贵与李香香》 俞元桂 (224)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公兰谷 (231)

十八、粮食的故事

普通的人物，高尚的情感

- 《粮食的故事》分析 吕新周 (237)
王愿坚的《粮食的故事》 晏寄萍 (245)
对王愿坚的《粮食的故事》一文的
几点商榷 刘凯鸣 (252)

十九、谁是最可爱的人

- 重读《谁是最可爱的人》 刘元树 (255)

廿、二六七号牢房

“人们我爱你们”

- 读尤·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 王绮思 (262)

廿一、母 亲

- 谈《母亲》 李 瑛 (267)

廿二、牛郎织女

一个深入人心的民间传说

- 读《牛郎织女》 陈谦豫 (274)

《狂人日记》

冯 雪 峰

在这一两年中，我时常接到青年读者的来信，提出关于鲁迅先生作品中的问题要求解释。问题提得最多的是在杂文方面，但也有青年读者说读不懂鲁迅的某些篇小说的。我自己最近也在重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关于小说部分，我就想把我自己读了各篇以后的一点感受，分别写出来，以供青年读者的参考。但是，这些都远远不是作品的全面分析。要做到作品的全面分析，我现在的能力和时间都是很不够的。我大概只能根据自己了解的限度，在作品的社会意义方面谈一点。这些读后感，将陆陆续续写，陆陆续续在刊物上发表。

《狂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是鲁迅用白话写的第一篇小说（他在辛亥革命那一年——一九一一年——的冬天，用文言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做《怀旧》，现在收在《集外集拾遗》中），发表在当年五月的《新青年》杂志上。这篇小说的发表，在中国文学创作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它被公认为新文学的第一篇作品；这不仅因为它是用白话写的，也不仅因为它的格式是新颖的，尤其是因为它的内容是突出地革命的——猛烈地反对封建主义的。

这个时候，正是后来称为“五四”时代的初期；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刺激和俄国伟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正在逐步高涨起来（关于这个时代，请看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出现，就是当时民主革命运动和民主革命的思想运动正在高涨起来的表现之一，同时它当然也促进了当时革命运动。

这篇作品，最尖锐地揭露出了维持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的黑暗面目。鲁迅以作品中狂人的那种敏锐的感觉，战慄而清醒的声音，指出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以及一切封建传统的道德和伦理的毒害人民的实质。

这篇作品，我们从开头读下去，立刻就被那跳跃在纸上的这个狂人的深深地被迫害的心理状态和强烈的反抗情绪所捉住。这个狂人，不是真的狂人；然而他是一个真的被迫害者，一个被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迫害到了发狂地步的人；是一个亲身受尽了封建传统的道德伦理的束缚、压迫、损害而感到了恐怖的人；是一个在黑暗社会中受着精神上的苦刑而开始觉醒和反抗的分子。

这个狂人喊出了反对封建势力和否定封建的道德、伦理和思想的、极端革命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可以代表当时的民主革命者和觉醒了的青年们的声音的。这个声音也反映着数千年在封建统治的压迫之下，奴隶一般地生活着的人民群众的痛苦和正在开始觉醒的声音。

这个狂人，是伟大现实主义者鲁迅所首次创造的一个反封建主义者的成功的艺术形象。这样的反封建主义者的人物，在中国文学上是第一次出现，是空前的。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和在整篇作品中，鲜明地、光辉夺目地反映着空前彻底的民主革命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是鲁迅的思想和精神，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思潮和精神。

这个人物有他自己性格上的特点，同时具有着最深刻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是当时许多革命者和许多觉醒的青年所共同或相

类似的时代，怎样的阶级和怎样的家庭形成这个人的性格，作者描写得非常清楚和具体。这个人，是士大夫地主阶级的一个子弟；这个阶级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然而正是这个士大夫阶级，这样的地主阶级，是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最热心的倡导者、最用力的维持者和最顽强的保卫者。当这种家族制度和礼教，随着整个封建社会的开始崩溃而显得矛盾百出、而开始动摇的时候，这个阶级的人们也当然要以卫道者自居，要挺身而出，为维护旧礼教和家族制度而奋斗，同时反对一切的革新；因为所谓革新，无非就是要革除封建主义的一些制度，而旧礼教和家族制度是封建主义的精华和命根之一，也是这个阶级的存在和利益的命根之一。这时候，所有的这些卫道者，所有这样的家长们，所有这样的父兄和宗族长辈以及师长们，所有的君权主义者、父权主义者、夫权主义者，以及一切遗老遗少们，就都要以几千年以来的“从古就如此”的“仁义道德”、“忠孝节义”等等的名义，向革命者和一切革新者喷吐着“人心不古”、“世道浇漓”、“禽兽”等等咒骂的毒液，露出了真的吃人的面目来。这些人们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命根之一的旧礼教和旧家族制度，当然也不惜以自己的子弟为牺牲。这个狂人就是这种被牺牲的子弟之一，然而他已经感觉到了这种牺牲的可怕，要起来反抗，要号召叛逆的一个人。

正是封建社会开始崩溃的时候，人们能够最清楚地认识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毒害，这是不用说的。而受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毒害最深的，恐怕也是士大夫地主阶级的子弟；因为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就是在这个阶级最有支配的势力，也实行得最彻底，最模范，这也是不用说的。自然，也正是这个阶级，对礼教却常常采取最虚伪的态度；而家族间最丑恶的事情和最惨忍的悲剧，也总以这个阶级为最多，这也是不用说的。然而大家知道，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也同样紧紧地束缚着全体人民，沉重地压迫着全体人民的；而且，同样束缚和压迫了数千年的。封建的统治

阶级，为了维持对于被统治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的剥削，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要以赤裸裸的法律来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而且更要依靠礼教和伦理的势力来束缚人民的精神和一切行动，把人们严格地规范在道德的、思想的这种桎梏中，使人们安分守己地、麻木地被统治着。同时，封建的家族制度（它的基础就是父权主义和夫权主义），正是封建主义统治的最有力和最必要的一个支柱；因为父权主义和夫权主义的巩固，是为了巩固君权主义所必需的。所以，在封建时代，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受着黑暗的统治和残酷的剥削，而同时又都是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牺牲者。首先是一切青年男女，在这种家族制度和礼教的统制之下，都不能得到自由和发展。很明白，这种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束缚，就正是封建时代阻碍人民和社会的进步的基本原因之一。鲁迅所说的礼教吃人，也决不只限于士大夫地主阶级的青年男女，他显然是指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对于全体人民的压迫和毒害的。几千年来，在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之下流血的牺牲，固然是无数的，是可怕的；然而人们不知不觉得、默默的、不见血的牺牲，却是更加无数的，更加可怕的。这样，说到“五四”时的革命任务，如果要彻底消灭当时封建主义势力，当然必须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即推翻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的反动政权；并且必须实行像后来农民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所实行的土地改革等革命运动，以消灭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但反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也正是这个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中所必要的一个任务，揭露了这种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毒害，给以致命的打击，也正是一种不可少的有效的革命斗争。尤其在思想革命上，这是更加重要的任务。因此，反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这篇艺术作品，就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有它重要的地位。

现在，我们从这个狂人身上，不仅能够看见当时士大夫地主阶级家族中的新和旧的冲突，而且更可以看见当时整个社会上正在

开始着的新和旧的尖锐的冲突。像狂人这种开始觉醒的青年的斗争，不仅说明着封建剥削阶级已经开始在动摇和崩溃，同时也反映着社会的矛盾，人民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反映着人民反封建压迫的革命要求。封建剥削阶级以及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是人民革命所一定要全般否定的，是要在人民革命中被全般消灭的。受过封建礼教和这个剥削阶级毒害的一个真正觉醒的青年，就必然会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压迫制度和剥削阶级的黑暗的、吃人的、可怕可憎的面目，也必然要对这些给以全般的否定。鲁迅所创造的这个狂人，这个觉醒的青年，就是这样的人物；这个人物在他对于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彻底的全般的否定中，已经取得了人民的立场，已经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也已经否定了封建剥削阶级。由于这种否定的彻底，由于这个人民的立场，这样的人物就能够在自己的斗争中体验着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体验着民主革命的光明。

同时，由这样的人物所体验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实现人道主义的强烈希望，也正是对于吃人的封建主义和残酷无情的剥削阶级的一个最中要害的打击；这是对于封建主义和这样的阶级的非灭亡不可的一个宣判。

人道主义是“五四”时代的革命思潮之一，在当时它具有民主革命的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是否定君权、父权、夫权等的一种人权主义的要求。

这就是这篇作品的主要思想。我们在上文所说的在这个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时代特征，主要的也就是指这种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精神。这当然首先是鲁迅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在这个人物身上，有着伟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伟大人道主义者鲁迅自己的战斗的姿态，这是用不到说的。例如作品中狂人的痛苦和恐怖，是鲁迅在别人身上或在自己身上所曾经感觉到的痛苦和恐怖；狂人的那些清醒的至理名言，正是鲁迅那时所要叫喊和后来

屡次重说的话，狂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和历史的尖锐的揭露，是鲁迅对于封建社会和历史的长期观察和深刻解剖的一种结论，——这些，都是用不到说的。

但这种革命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是许多革命者和许多觉醒青年所大致共有的精神。即如狂人的那种被压迫的痛苦和恐怖，也是一切开始觉醒和一切清醒的人都有同感的，因为一个受过封建主义的压迫而感到痛苦的人，就都会在各种程度上了解狂人的那种痛苦和恐怖。当时（“五四”初期和整个“五四”时代）的许多青年，就是从本身的要求解放出发，然后和人民群众相结合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他们觉醒和倾向革命，是受着人民革命运动和时代思潮的推动，但也都是经过各人的社会经历，有着各自的社会根据的。

在“五四”初期，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已经开始。鲁迅和许多革命者的这种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前面已经说过，是在十月革命影响的推动之下发扬起来的。但“五四”的整个革命思想运动，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稍后成立的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有主向地朝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方向发展着的情况，这里就不谈了。

从这篇小说可以知道，鲁迅在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开始就是和中国人民的实际革命斗争相结合，为人民革命服务的；这个开始，开辟了中国新文学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在这篇作品中的思想和精神，鲁迅在其它的小说和更多的杂文中，还有更明白的发挥。我们如果多读一些他的作品，那还可以相互渗透，了解得更深刻一些。和这篇的主题有比较直接关系的，则有《坟》里面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热风》里面的好多篇杂感，《朝华夕拾》中的《二十四孝图》等；这些作品，是我们读这篇小说时一定会联想到的，我们可以一起研究。

关于阿Q的典型性问题

原西师中四 朱洪国 李祥涛 陶隆绪
刘正基 喻春芳 文德辅

鲁迅的现实主义的光辉创作《阿Q正传》已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第六册。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的领会和讲授《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这当中最困难的一点是关于阿Q的典型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老前辈和当今的一些文艺批评家，都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他们都是紧紧抓住了阿Q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精神胜利法，对阿Q的典型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给我们打开了眼界。但由于阿Q这个典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以及我们在文艺批评上的观点、方法还有毛病，故至今还是众说纷纭。为了给中学语文教师同志们提供一点研究这一问题的线索，也为了引起学术界的争辩，本文拟就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中有代表性的意见，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正于下面提及的几位同志和广大的中学语文教师同志。

阿Q是一个“综合的典型”吗？

我们的文艺批评过去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批评教条主义，批评庸俗社会学的简单化倾向的同时，也有部分同志由于过分夸大了文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自觉地产生了修正主义的“不可知论”和“人性论”的观点，这种倾向也反映在《阿Q正

传》的研究中。

翻开蒋孔阳先生的《文学的基本知识中》《典型》和《典型性格》两章，就能清楚地看到蒋先生对阿Q这个典型的见解。蒋先生从他的“不少典型性格，他们并不体现或代表任何社会集团或任何阶级的性格特征”的典型理论出发，认为“阿Q这一个典型性格我们就不能说它仅只体现了流浪雇农的某些本质的性格特征。事实上他还同时体现了当时中国其他的各个阶级的一些性格特征”。这样一来，阿Q就成了“集合体”了。如果说蒋先生还谈得不够彻底的话，何其芳同志和李希凡同志就更明确的阐明了这个见解。何其芳同志在《论阿Q》^①，李希凡同志在《阿Q正传简论》、《典型新论质疑》^②中，虽然也曾提到阿Q是“落后农民的典型”，是“具有强烈的阿Q精神”的农民，但当他们一接触到阿Q性格的核心部分时，却没有逃出人性论的厄运而一脚踢开了阿Q这个活生生的农民，踢开了“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得出了“阿Q……是综合典型”和阿Q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普遍精神弱点之一种”的结论来。如何其芳同志写道：“……生活中还有一种现象，某些性格上的特点，是可以在不同的阶级的人物身上都见到的。文学作品如果描写了这样的人物，而且突出地描写了这种特点，尽管他也有他的阶级身分和阶级性，但他性格上的这种特点就显得不是一个阶级的现象了……阿Q的最突出的特点，不能正视自己的弱点，而且企图用一些可耻笑的自欺欺人的想法和说法来掩饰，却是在许多不同阶级不同时代的人物身上都可以见到的。……沈雁冰说‘‘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读‘呐喊’》这种感觉是有根据的”^③。李希凡同志写

① 《人民日报》56年10月16日。

② 李希凡：《弦外集》。

③ 何其芳：《论阿Q》。

道：“从阿Q典型性格的时代意义来看，从阿Q精神病态的深度来看，其深厚的根源，并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而是普遍地留存在整个历史时代的各个阶级的通病，它有着高度的概括性。阿Q的精神麻痹症，只是这种时代的精神病态在一个农民身上的反映，而阿Q精神的实质，却是这个时代所共有的”^①。“阿Q不仅是一个特定阶级的典型……它还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时代的综合的典型”^②。很明显，何其芳同志和李希凡同志都非常强调阿Q这个典型的综合性，只不过何其芳同志扩得更大，说成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普遍弱点——“绝对精神”吧了。

阿Q是一个落后雇农的典型

应该承认，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典型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接触到那些概括性最强、社会意义最深的具体作品的时候，问题的复杂性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繁杂得多，严重得多。因此我们强调具体作品必须作具体分析。但这并不等于说典型就可以没有基本的阶级倾向性而成为一个超阶级的不可理解的东西，就可以成为各个阶级特征的综合体了，这显然是大错特错的。谁都知道，文艺作品中的任何典型总是通过独特的人的性格、命运、行动和活动来反映和揭示现实生活中种种复杂的生活现象的，它总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活生生的阶级的典型而存在，不可能超乎一切阶级之外。否则，作家塑造的所谓典型就必然脱离生活，失去典型的概括作用，而鲁迅先生却正是严格的遵循着这一原则来塑造阿Q这一典型形象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伟大杰作《阿Q正传》中，曾经详尽而深刻的为我们揭示了阿Q这一人物形象，他是一个“没有固定的职业”的农民，靠帮短工过活，身无立锥之地，食无隔宿之粮，既

① 《弦外集》：《阿Q正传简论》。

② 《弦外集》：《典型新论质疑》。

自尊而又自负，看不起一切人，他不但嘲笑城里人把长凳叫条凳，而且鄙薄未庄人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甚至连那最受一般人尊敬的封建势力的代表赵太爷，在精神上也“独不表格外崇奉”；他受尽人们的凌辱和人世的苦难和辛酸，但又不安于默默地忍受，在没有力量反戈一击的情况下，他于是采取了健忘、自轻自贱的精神胜利和向别人报复，寻弱小泄气的可怜而又可叹的麻木自己的举动。他的反抗是那样的无望，那样的令人同情而又痛心，但他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反抗着，不断的反抗着。看吧！他“发起怒来”了，“怒目而视”了，而结果却是人们“揪住他的辫子，碰他的响头”。可是他并不因此屈服，相反地却以“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道真不象样”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使一切侮辱在倾刻之间就变成了自慰的良药。他也能够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而出奇制胜，能够在赌博挨打之后，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而获得出气之后的“心平气和”。过后骂假洋鬼子，和小D斗殴，与王胡打架，侮辱小尼姑，即使在反抗失败被杀的时候，也能够在“过了廿年又是一个”的自我欣赏下使精神找到安慰……这一切一切，便是所谓阿Q主义的全部内容。而这却又和这一个“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①的老实农民，统一在一起。而且统一得是这样的和谐，没有一点外加的痕迹。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的报复，他的反抗，总是带有浓厚的农民色彩，绝看不出什么统治者的味道，也没有学士文人的迂腐作风，因此我们肯定地说，阿Q是一个落后雇农的典型，是一个阶级社会中的活生生的阶级的人物，决不是什么超阶级的综合典型。阿Q精神也只能是阿Q这一活生生的人物身上

^① 《且介亭杂文集》：《寄〈戏〉周刊编者信》。

不可缺少的性格的一部分，不可能是什么好象人类从原始社会就带来的“普遍精神弱点之一种。”这岂不是清楚而又明白的吗？

有的人列举了精神胜利法在当时已成为各阶级人物的共同病态的事实，企图来证明阿Q是一个综合性的典型。其实这是不懂得那种状况却是当时没落的统治阶级的阿Q主义的流毒，阿Q身上的阿Q主义也是如此（这个问题后面将详述），决不是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各阶级都在清一色的、自发的产生阿Q主义，阿Q身上就概括了各阶级的阿Q主义。否则，就与清末民初那种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奴颜卑膝和腐化堕落，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的如火如荼的斗争的历史现实不合了。对于我们整个民族说来，那样说也是不能容许的侮辱。持有上述见解的人还在于不懂得阿Q的阿Q主义是有着作为落后雇农的阿Q的特色的，它已经和雇农落后的一面即爱面子、排除异端、保守联系在一起，使他招来了更多的侮辱和更重的压迫；它也已经和雇农进步的一面即不自觉的反抗性联系在一起，使他在被侮辱与被损害以后一直怀着强烈的报复意图，是一个“不安分”的人物，这在平日就表现为无可奈何的虚伪的反抗，而当辛亥革命风暴掀起来了时，就发展成要“造反了”，要求“革这伙妈妈的命”。总之，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阿Q式的，即既是现实中失败的自慰，也是无可奈何的虚伪的反抗的矛盾的统一体。因此，虽然由于阿Q的阿Q主义究其本质是来自统治阶级一点而取得了广泛的概括意义（即概括了流毒至各阶级的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这种思想病态）但阿Q作为一个落后雇农的活生生的典型，作为概括了本阶层——落后雇农的共性和又具有鲜明性的典型，是没有问题的。

阿Q主义究其根源和本质 说来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东西

艺术概括的典型，因为是从现实中吸取的，所以他必须受现